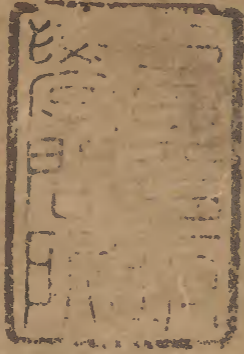


南華經三注大全

九之十



					漢書門
			一〇七六		
一	一	七	三	六	類
二	二	三	函	號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一	漢
二		二	書
函		六	
三		冊	類
架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6	
冊數	12	(6)	
函號	311	21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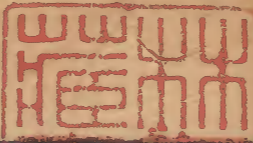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錄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九

天道一節

外篇天道第十三

淺草文庫

高言天道帝道聖
物三者皆忘
物之性而无所牽
滯故雖六通四辟
而無傷於靜也善
之乃靜則有時而
動矣萬物无足以
撓其心斯自得也
水靜猗明而况至
人之心靜乎盖有
其真而任其自為
故所弊無不洞明
天地之平道德之
至者凡不平不至

林慮齋云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
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為
道之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
臣皆委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
到有蔚燁之文浩熒之氣蒼熒之光學者更當
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生千有為也休則未嘗動之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為也則群材各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謂也俞之從容自得之貌尋万物之本皆在不為中未明以而處上處下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无其辭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以退居閒遊則巢許之流進為世則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名顯而天下一也

呂註 天地運轉無旁而未始有

林慮齋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則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灰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

伊望之倫也夫无為之休大矣天下

仲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

矣冢宰不為百官

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

萬民靜而安其業

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

彼我靜而自得矣

自天子至于庶人下及昆虫孰能有

為而成哉是故弥

無為而弥尊也

呂註

天地運轉無旁而未始有

伊望之倫也夫无為之休大矣天下

仲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

矣冢宰不為百官

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

物故萬物成而非
彫而刻之也帝道
一日萬幾而未始
有物故天下歸非
悅而求之也聖道
無乎不在而未始
有物故天下服非
以力服之也明於
天通於聖知其皆
運而無所積則六
通四辟於帝王之
德也運則轉變无
穷無積則介太之
有不留乎胸中也
雖吾之自為欲將
昧乎無不靜者以
為而未嘗為故也
况人各為其為而
有不靜者乎圣人

之靜也非曰靜也
善故靜也若以靜
為善而後靜非本
靜也萬物無足以
鏡心則其本自靜
非靜之而後靜也
伊則萬物得我以
生我則不生萬物
孰能鏡之明乎以
則于其並作也乃
所以觀其復于其
芸之也乃所以歸
其根復而歸根則
其自靜也水靜侯
明而况精神上祭
下蟠無所不盡而
藏之聖人之心則
其靜也非特水之
靜也鬚眉平中佳

也味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
善故靜也坎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為好
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
靜而自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即
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分曉也卒定也至盡
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盡至之事也休
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坎也亦猶曰止於
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
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

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
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瑩之中有燦然者上句發
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之則動便是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
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
無不為也俞之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
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
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
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巧妙之筆法也到此
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

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知恬則安于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以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之平則無有焉下道德之至則无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方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无以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備于事為之衆矣其能處乎虛

者察其心則歸乎其而富至于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之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之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於鏡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我而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不入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寞

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而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間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于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於世何曾不以動靜為一也
○陸方壺云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仰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其極則靜為立之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味然無不靜者味者混溟之義老子云明道若味蓋六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味然味則歸于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為善而致靜之於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之矣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俟萬物之鏡也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鑿也法由我出而道由我行矣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法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疇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如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無物故曰實一實則虛之分而散化者而川流故曰故曰虛則實一實則虛之分而散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實一實則虛之分而散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實一實則虛之分而散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
 謂責成于己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俞之俞也故精神豫而年壽長憂患不能入外患不戚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行矣是故明以以南面云云所謂動則得而任

南齊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夕篇天道

三

亦若是而已矣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德處乎下或退居閑遊或進為世其明乎万物之本則一也

○靜而一節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

為物所尊奉故差配天者唯朴素也每天和者天地以无為之德故明其宗本則存天地无

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天也天樂造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无所稱壽巧者為之妙耳皆自尔故無所稱巧矣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身同德動身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无心病我心靜而万物

事者責意

盖如此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然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整音齋

林慮齋云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

四字無為也而尊之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朴素無文采也雖若朴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朴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

之心通之則服不
通則叛聖人之心
所以畜天下者奚
為哉天樂而已

呂註

靜而聖言內
動而王言外

無為也而尊則臣
天下者无事于才
知朴素而莫与争
美則服天下者无
事于文采凡以明
白于天地之德而
已故處上處下進
為閑居雖不同而
其大本大宗未始
異也通乎此則无
為而身天和均調
天下則身人和身

天和者謂之天樂
與人和者謂之人
樂不過師乎此而
已整物不為戾澤
世不為仁以至彫
琢衆形而不為巧
以莊子之所師也
商其成心而師之
誰独死師則其樂
非外至故曰天樂
也知天樂者其生
也天行而我未嘗
生其成也物化而
我未嘗成靜身而
同德不知其為靜
動身同波不知
其為動无天怨無
人非以其未嘗在
彼也無物累无鬼

與天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
和合也大本大宗
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
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既曰天和人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
筆勢大抵如此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
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
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
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
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自定
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

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
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美
養人者服天下也
○陸方壺云靜而聖內聖之
德也動而外王之業也靜
則不動矣而能使羣動故無為而尊朴素則
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于天地
之德者以此謂大本大宗大本即中庸所謂大
本也人樂與人為徒者也則樂矣故又謂之
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個無為自
然又引平日所言者數句來作印證曰不為
戾云云則實未嘗整萬物云云以此謂無為
自然以此謂天樂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與天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
是故其生或動靜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以此
樂之中蕭灑洒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
責以為鬼則不崇以為竟則不疲一靜而已矣
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

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外則其鬼不崇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惟于天地通于萬物此所以為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天帝一節

部註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及之然求為

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為于刺木而有為于用斧主上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能親事主能用臣能刺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以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

所以養畜天下之道如是而已以種孳問于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不由以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林慮齋云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

下者亦自得耳但
居下者親事故雖
舜禹為臣侯稱有
為故對上下則若
靜而臣動比古今
則堯舜无為而湯
武有事然各用其
性而天机玄發則
古今上下无為誰
有為也夫在上者
患於不能無為而
代臣人之所司使
咎辭不得行其明
斷后稷不得施其
播殖則羣才失其
任而主上困于役
矣故冕旒垂目而
付之天下天下皆
得其自為斯乃無

為而與不為者也
故上下皆無為矣
夫主之無為則用
下下之无為則自
用也天地万物之
化育所謂自尔帝
王无為而天下功
功自彼成同乎天
地之无為也

○本在一節

節註

精神心術者
五事之本任
其自然運動則五
事之末不振而自
舉所以先者本也
君臣父子之先後
雖是人事皆在至

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為而
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曰以此
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矣豈
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
不得落天地言籠落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
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
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
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
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
君道無為之妙○陸方壺云此又自無為中翻
出箇有為者為臣道之當然然

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
矣林肅齋以為看莊子不當如此拘泥非是蓋
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
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
見其擾雜而庶事其用廢矣古之王天
下以下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
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
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
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

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大

呂註

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

運而後從之則向之所謂无恬淡寂寞无為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

先而婦從以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变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先後為出于天地之理也即宗廟朝廷卿黨行事一時之

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林庸齋云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

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樂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内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伊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以下又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

所在後各有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然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

集註

前言明此以比面舜之為

臣也則臣道重無為矣此又言和在干下詳在臣者前言其心以則言其分也夫有本則必有末之亦豈能離本執本則無為之理耳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

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莊子以扁深明自然之理所謂知于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長幼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于人而已矣荀子訊莊子弊于天而不知人周豈為不知于人欤

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為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微亦作止是也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

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陸方壺云此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朴散為堯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於主有為之法詳在於臣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以下又自先字透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後乃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于天地現變于四時體撰于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盛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張緼維以立人道之壺故以宗廟則尚其親而裕也以其黨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序也以行事則尚其賢而乘承之有序也是皆大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于道哉發明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此段最為精切

是故一節

言註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

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而無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故是非次之至于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于天而未盡于斯履位者言各當其才也繁情者言各行其所行之情也必分其能者无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寄此事於群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言註

天者性命之靈欲明道而

不明乎天則所謂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患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繁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

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林慮齋云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

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形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

道者非道德者非
德唯真道真德則
仁義之所自出也
仁左義右則有分
有守而形可見名
可言有形名而不
亂則因任而不失
其才能內原其心
外省其迹則是非
洋其直賞罰當于
理愚知處宜而不
敢違貴賤履位而
不敢易仁賢不肖
榮情而不敢偽也
必分其能則官能
其事必由其名則
名稱其實凡事上
畜下治物修身莫
不以此而知謀不

用必歸其天此文
王所以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而周之
多士亦皆秉文之
德對越在天所以
為太平而比隆于
唐虞也驟語形名
賞罰不知其本始
也則天與道德其
為本始故倒則不
正以末為本逆則
不順當後而先言
道而无本末先後
之序則是自亂也
自亂則為能治人
也

王註
萬物待是而
後存者天也
由是而之為者道

增補神學集卷之三

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名稱也形
與刑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
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
別淑慝也賞罰據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
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余有德
賞罰伊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
去聖賢遠矣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
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其任
也履位亦從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
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知謀
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
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書古書也古
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
曰非所以先也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
其本始矣倒倒置也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
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
天下者也以刑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
為治之道伊嘗差錯但說得袞雜耳一曲一偏
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上則是臣道
○陸方壺云先明于天則本立于上矣本立而
後末序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德則行

後末序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德則行

增補神學集卷之三

增補

也道之在我者德也
也以德愛者仁也
愛而宜者義也仁
有先後義有上下
謂之分先不擅後
下不侵上謂之守
形者物以者也名
者命以者也所謂
物以者伊也貴賤
親疎所以表飾之
其物不同者是也
所謂命以者伊也
貴賤親疎所以稱
號之其命不同者
是也物以者貴賤
各有表矣命以者
親疎各有号矣因
親疎貴賤而任之
以其所宜為以之

謂因任因任之以
其所宜為矣放而
不察可乎必原其
情必省其事以之
謂原省原省明而
後可以辨是非是
非明而後可以施
賞罰

集註 因任即在宥
篇賤而不可

不可不因者民也
愚不肖喪情喪用
也資愚咸用本情
終不舍已效人矜
誇炫物也

昔者一節

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仁義者
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則
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則
形名因才任使故次之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
別人官之能故次之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
焉故次之是非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之
罰賞明則愚知各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
不肖各襲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
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能也以此事上使下
治物修身各安其自然而此段所論淳正無疵
于天太平之治無以加此段所論淳正無疵
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裁成所以
詳責于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古之語大道
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自道而五變其說
然後及于形名又九變其說而後及于賞罰故
此等有為之法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
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季也驟而語之倒而
言之迂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
也故可用于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與用

天下之道虛靜恬淡
寂寞無為而已矣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
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
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
矣傲與同

增補

增補

增補

節註 無告者所謂勞民不廢者

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之擾之則自嫌有事

呂註 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

日月熒而四時行注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教無告不察勞民者豈不膠

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乃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于此與黃帝不異也

○孔子一節

節註 以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

孔子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无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愛已以乃

林慮齋云 敖慢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

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注則月來寒注則暑來日月熒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之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膠之擾之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

自為撓亂所以只合于人而未合于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詞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為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碍不通矣

○陸方壺云說堯告堯一段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道無為自然而已若堯之用心信乎膠擾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寧者本天德以出治而

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為自然而已矣故日月自熒四時自行晝夜自是其有常雲自行雨自施無心于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積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為信乎其天之合而非人之合也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注因焉孔子曰善注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對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于兼愛也事至而愛當兼而止斯忘仁兼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

孔子不用于時欲藏其言

以待後之君子十
二經謂春秋孔子
所以經世者在於
此孔子以人道教
天下藏其妙用而
未之嘗言則十二
經之所以經世者
不過仁義而已老
氏從學反朴而示

之以真則仁義在
所操棄宜其以為
非人之性也自仁
道觀之仁非特成
已又所以成物也
義非特立物又所
以立我也君子之
生成在於仁義故
以為真人之性也
自道之真觀之中
心物愷非外隸我
也無物而不樂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
者也夫兼愛則非
天德而出寧雲行
而兩施者故以為
迂也凡名生于不
足則无私為乃私
也欲使天下无失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物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對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大音泰物當作勿意音憶偈居謁反

林儒齋云

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

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繁太謾言太汙漫也物愷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仔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總有無私之名胸中便有个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之皆有

增補南華經三言

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

至奇本有常立以物之自然也德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擊鼓而求亡子為言必得乎若

卷之九外篇天道

自然之造化伊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

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

子逃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

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嘆也夫子猶吾

子也偈：勞力之貌西陸方壺云孔子魯人也

書于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

居孔子往依焉而聘不許于是繙十二經以說

之繙者反撰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大謾

謾汗漫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象當之老子

因問仁象性欵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

物不着所謂箇裏本來無字脚空中誰敢強安

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論必非孔聖宗旨莊

子重言十七特寄孔子以正之耳不仁則不成

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象所生者

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體言與物同春也兼愛

屬仁無私屬義意者嘆詞後言佚失言也夫物

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

己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

乃私也此二句盡精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

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

各足其性吾唯放德而行循道而趣一以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主之至矣又胡為偈：乎兼愛

無私行仁義于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執亡

士成一節

鼠壤有餘蔬

則可以賑季

女之飢而棄妹則

不仁生熟不盡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

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嗟老子漠然

曰然則何以不

曰然則何以不

曰然則何以不

曰然則何以不

前則身者可以無取而積歛無崖則不羨老子絕李友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于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卻也知巧神聖自以為脫焉則絕李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為不仁某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舟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兌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故自遺其缺者

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利于子今吾心正卻矣伊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為脫焉昔日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伊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以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竊古頭反知音智顙去軌反闕討覽反）

林濡齋云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

跟厚皮也食菜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其積畜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訛也卻退也向有所說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

知巧而覩于泰非

審而察則非

也

素朴守約者也凡
以所為皆以為不
信而已邊境非遊
于道之中竊則非
其有而取之也

僕註 藥妹舊解為
末學甚繁意

者妹氏棄疏于鼠
壤老氏主於儉嗇
故責其暴殄而疏
弃之生熟不于
前而積歛无崖即
儉嗇之驗也夫巧
知神聖尚存于胸
中則必有不合者
矣今解而脫之則
呼以仁也可呼以
不仁也可即呼以

牛馬亦無不可伊
者知仁不仁皆非
其實也首見其實
而不受則始已有
不仁之殃而今再
受之徒增罪戾耳
服之從也吾之服
從人乃是平日常
常如此非有心以
服之也故曰吾服
也恒服非以服有
服鴈行避影側身
而行也履行遂進
踵步而前也崖
異也衝突目而視
也額頰中央廣而
兩頭銳也闕口吐
之貌羨戾毅之貌
以審修自標異者

受再受其殃以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
以說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
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以
非以為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
却如此下四个服字皆是奇筆處鴈行避影形
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遂進
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
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吐之狀義然堅固之
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套突之意即坐馳
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
之意也發也稅即所謂其發若稅括其司是非
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畧不蔽
畜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持其智巧而驕泰之意
見於外也凡以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
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
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拍之以謂賊謂其机心
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陸方壺云
重駢謂足有
厚皮百里重駢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
苦忘也鼠壤有餘疏而棄妹林需齋以妹作昧
謂弃疏于暗昧之地似竟未受不若直以妹解
蓋意妹氏棄疏于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

北... 其狀如此動而持

發也言馬雖繫而
意常套馳如彼之
動而將發而強持
之也机察而審其
机括能伺察而詳
審也知巧而觀于
泰自持其知巧而
驕泰可觀也夫机
傲之大竅鑿自深
而渾沌已死故曰
不信言非安于性
命之情也如邊境
之間各有封守好
詐者每伺隙乘便
以自為功故敵國
以盜竊目之不信
之人厚自矜飾欲
以揚已揆物是亦
盜竊而已此即孟
子所謂穿窬之類
也

○夫道一節

節註 夫至人用世
故不患其大
不與之借者靜而
順之不與利遷者
任真而直往也退
仁義者進道德也
賓禮樂者以情性
為主也至人之心
定矣定於无為者
矣

責其暴殄而疎棄之成綺因訊其寡恩而不仁
生熟不盡于前而積歛无崖亦儉之徵驗也
老聖漠然不答所以於其請教之端今者正爾
者有訊于夫子正以發其問也老聖言巧知神
卻然退听安意承教敢問也老聖言巧知神
聖之人當机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
脫之言不失也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
馬所以不與人忤者蓋以吾必有其至矣而後
與之名所以不受而再與之爭則亦如服膺之
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非如服膺之非作
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恒服之如服膺之非作
我常是服以初非有心故曰非以然矣恒服安而
服則於持之心勝而不出于自然矣恒服安而
行之也非以服有非勉强而行之也恒服安而
然孝之亦能行非人雁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
遂進踵步而前也產之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類
類中央廣而兩頭銳也關口吐之貌象然叢叢
之狀崖衝頽闕皆賦相之不良者能自收斂則
亦可以自揜矣似繫馬而止言止如繫馬身受

繫而心常不定也動而待動則矜持而作伏也
發也机發若机括敏捷而巧中也察而審伺察
而詳審也智巧而觀于泰自矜其才能而驕慢
之氣可觀也凡此十者皆以為不信之徵遠境
之外設有以人僉必以竊日之夫修其身者必
虛靜恬淡退讓樽節然後暴慢之氣不設于身
以是机警之人竅鑿日深渾
沌成矣宜乎不為老聖所取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棟而
不與之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
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

百... 卷之九... 夫道一節

此種附錄...

曰註 於大不終則

天地未離乎
內於小不遺則秋
毫待之成休天下
之物其有不備者
乎廣元不容測不
可則以道之所以
為神也則流而為
形失而為德廢而
為仁義乃神之末
也非至人孰能定
之有世不足為之
累能奔世也天下
奮棟不勞之儲忘
天下者也忘天下
故不與利遷能奔
世故守其本凡神
之所以得以此知

其心有所定也
塞於德不雜退仁
義而不留宿禮樂
而不室若此而後

陳註 大者必有終

道則於大不終於
小不遺大小不離
乎有休而無休者
不期于大小以大
小而論道亦筌蹄
而已矣夫神之所
應者外忘外則神
全內則心靜天地
萬物外也故外之
遺之而後神无所
困仁義禮樂內也

角甫同注卷之三

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矣種音

林鬲齋云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
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
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
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
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
定其本末也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
不足以累其心棟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棟以
心亦不與之偕姓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

計利害也究及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
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于外也其心不動神
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
義為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至者情性而
禮樂為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陸方壺云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
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末而言
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且
廣廣乎其有容淵淵乎其莫測冲漠無朕之中
而萬象森羅已具其曰形者與德者曰仁與義
其糟粕煨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至人
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存神之至矣神之定者
一切外物不足以尚之故有抚世之責而不足

角甫同注卷之三

故退之宿之而後
心有所定

世之一節

言其貴恒在

言意之表也得彼
之情唯忘言遺書
者耳以絕李去尚
之意也輪扁之不
能喻于言物各有
性教李之無益也
當古之事已滅于
古矣雖或傳之豈
能使古在今哉古
不在今事已變
故絕李任性與時
變化而後至焉

天道篇總論

焦註

是篇以天道
命名特標其

首次以帝道聖道
玄聖素王之事業
以道德為主无為
之常以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
道也末叙德教禮
樂仁義分守形名
賞罰治世之具无
不畢備然皆不離
乎人道之常伊也
盖善論天道者必
本乎人能及人道
者可配乎天之人

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階所以者何
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盡物之真而守其本
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困即所謂累所謂廷所謂與之階者故通於道
合于德退仁義而賓禮樂者以謂知本以謂神
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

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
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
聖人在乎公曰已矣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粕已乎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
得諒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斲輪扁曰臣也以
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
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
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歟然則君之

曾子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歟然則君之

交通本末一致廣
无不容淵不可測
又安知天之非人
人之非天乎至論
五變而形名可奉
九變而賞罰可言
以万世不易之理
所以立人盡贊天
道者也若夫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
四時行若昼夜之
有經雲行而兩施
矣則天自己出炳
灵独化地道人道
其有不從者乎夫
修治具以明治道
古今之通論然有
用之而治或用之
而亂者以不知本
末先後之序君臣
詳要之宜故也世
謂南華立言多內
無為而畧治具觀
是篇所陳礼樂政
教究極精微有非
諸子所可及者要
皆出于天理之自
然假人以行之耳
信明乎自然之理
則可以由治具而
通治道使君臣父
子為獸草木皆得
其宜天下擊壤詠
歌不知帝力謂之
无為可也至若孔
子欲藏書而緇經
以說成綺問修身
而其容崖然皆皆

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林慮齋云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其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斲輪一段只是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其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于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伊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个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

增補南華真經

狗人而忘天所以
老聃不許也唯至
人知仁義為道之
末禮樂為道之賓
能天能人盡直守
本而神未嘗有所
困故雖有世而不
足為之累也終以
遺書淨意糟粕陳
言而寓之於輪扁
蓋恐孝者徇迹遺
心舍本趨末則夫
道愈遠但當究夫
聖人有不亡者存
則孝者當自絕孝
而入傳者當得无
傳之傳而天地聖
人之心見矣又何
以古人之糟粕為

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

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是道也視之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
一書襲而藏之視為秘典以為道載以書吾貴
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
意也而意有所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
伊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
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伊者書之言譬
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
之情實乎哉形色名聲不足以得人之情實
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者不知也然世之
在于言而人之所以可貴者亦必有在矣然世之
人豈足以識此哉設以輪扁一喻正見意味言
之所能傳疾徐句准林解意拍輪筭而言徐寬
也疾繁也寬則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若澁堅
持而難入要在不寬不繁自有分數存乎其間
數筭分寸也莊之意離口耳點聞見神領心會
而得之于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
嚮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
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耳而不免為輪人之
所笑矣○呂吉甫云莊子言以欲孝者遺言忘
書而不求于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斷輪事之粗
者然疾徐其善得于手而應于心者雖父子猶
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斷
輪甚矣誠不能求之于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
之喻非虛言也

契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九終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multiple rows, containing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a commentary or index.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

天運一節

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

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詭主張經維是皆自尔也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孰各自行尔自尔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俱不能相為亦各自尔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尔之故也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

外篇天運第十四

李秉一云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

賤有為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闔闢變化如風雲之舒卷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詭主張是詭網維是詭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梳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然尋其原以至乎
盞則無故而自尔
也自尔則但當順
之順則吉逆則凶
者假孝可變而天
性不可逆也治成
德備監照下土天
下戴之順其自尔
故也

呂註

天運地処吾
不知其真運

真処也日月爭所
吾不知其真爭所
也求其主張綱維
与誰而行是者皆
不可得水之升而
為雲之解而為
雨求其陰施與淫
樂而勸是者不可

得風起西東彷彿
無定亦其嗟吸披
拂者不可得此乃
道之不測而為神
者也知神之所為
則主張綱維陰施
披拂是者皆以此
而已五常即五福
享用五福威用六
盞順之而吉也反
之則逆而凶九洛
即洛書九畴九疇
之用至於福盞則
治成德備監照下
土而天下戴之矣
所以為上皇上皇
則挈天地馳日月
陰施雲雨嗟吸風
策而常存一無事

魯甫南華經卷之七

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訖隆施是訖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訖嗟吸是訖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盞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詔音

林肅齋云

此一段句句精絕五个乎字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
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性月來却喚作爭
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經

維但是着力之意梳絨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
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
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
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
或止訖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
言仲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
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
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性
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發問
不言人名又是自變个笔法六盞六氣也五常

卷之七

七

北極南極然三言
之地者是也豈必
求之于鴻荒之世
哉

劉註 天地之運處
日月之往來

雲出于地而本乎
天雨降于天而本
乎地風直乎東而
起于北其戾載也
其戾臨也其散潤
也豈或使之皆載
于道之自然而已
夫野馬飄蕩而不
動旋風偃岳而常
靜江河競注而不
流日月歷天而不
周然則天地之運
處以其不運不處
也日月之往來以
其不往不來也果
莫詰其主張縹維
孰知所謂若有真
宰者耶

須註 日月同黃道
故云爭於所

有机械者如有以
係屬之不能自止
者无以係屬之風
起北方從而西東
又上而彷徨言起
于北則自北而南
故不必言南言上
則自下而上故不
必言下也

商太一節

曾南百海經上注

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

洛聚落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

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言帝

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

謂上皇○陸方壺云承上篇而言重徵問造

之準數孰字甚有滋味言天運于上地處于下

日月往來爭馳乎其間是誰主張是誰縹維是

又誰居然無事推而居是也居無事則全漠然而无

蓋主張網維秩法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无

所為矣其有机械二字最妙以老明知有箇机械故

自止和机械二字最妙以老明知有箇机械故

意詰問此个机械直是悶密難曉得此默運則

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

乎太空騰雲釀而為雨注于川澤川澤之氣復

蒸為雲升降上下如轉輪轆又未知孰陰施是

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陰如蘊隆之隆雲雨者

一西一東有時而故上彷徨四周先言北方

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嗷吸風氣也披拂鼓

動之貌天地造化不迥日月星辰風雨霜露雷

咸只以一句答之六壺可推也如上細微問巫

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所謂五運

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

事治成德備監獎下土之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

節註

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

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腑藏居內皮毛處外內上下尊卑貴賤于其體中各任其靈而未未親愛于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于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后至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後乎先名之境狀後至焉夫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即雖見而愈遠宜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造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有遑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伊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于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林慮齋云

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

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

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于江湖乃忠濡沫也并者除弃之謂夫貴在于身之欲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顯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卑而取實故也

呂註

世倍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身道合體而無為豈容心于其間哉以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以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親道也忘親忘之在已者也使人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謙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無忘我則天

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辭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竒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上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為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為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嘆自夸也孝弟仁義忠信貞廉八者也世人以為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若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後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仲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仲取於國財我之至顯仲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顯無為之道也國財埒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為以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陸方壺云問仁道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卒無親者以言至直是突兀竒聳然亦有至理可想蓋虎狼雖暴而亦知有父子之親可見仁無往而不存仲者仁天之元氣也幽陰糞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而元氣無不從焉無不由焉此造物之無私也問至仁而曰至仁無親者何以此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于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也

下任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及万世而莫知是謂其道合體而無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富貴而制其爵身財者也至頭名譽并焉修其可頌而至于至仁則孝弟入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諭言其道无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一節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隨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

之失其旨矣故莊子曉之曰至仁尚矣孝不足
以盡之也有至仁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
言非過于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于孝者之言也
蓋至仁則過于孝矣知至仁之過于孝則知至
仁之無親又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問答正
言若反類如此言仁不言孝南之卸而此不見
冥山之謂也何者背去之遠豈不兩立故至仁
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
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奉持
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愉色本於由衷愛孝易而
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故以為難忘親易而
熙皞之民而混沌之德也故我無心者我親亦無
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不能忘我者我親亦無
心也渾然化而入于無迹矣故我無心者我親亦無
家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之
蓋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故德遺堯舜而不為
也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蕩乎無
得而名矣豈直贊嘆而言仁孝乎哉夫仁義孝
弟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備
飾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
爵并焉至富在我國財并焉至頭在我則仁義
并焉非者與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
凡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變
滅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唯道不
渝不可得而渝又孰得而并之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
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
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

自作而用其所以
 動無首無尾運轉
 無盡以變化為常
 則所常者无穷也
 初聞无穷之變不
 能待之以一故俱
 焚煉所奏以陰陽
 燭以日月所謂用
 天之道也齊一於
 變化而不主故常
 滿谷滿阮至樂周
 也塗卻守神塞其
 兌也以物為量大
 制不害也其聲揮
 綽所謂聞諸也各
 當其实际則高明也
 故鬼神不離其所
 日星不失其度止
 於有窮常在極上
 住也流於無止隨
 變而往也慮之不
 知逐之不及故聞
 然恣使化去儻然
 立於四虛者以散
 無邊之謂吟於槁
 梧無所復為也物
 之知力各有所齊
 限形充空虛无身
 也無身故能委蛇
 委蛇任性而悚懼
 之情念也意既怠
 矣乃復無怠以其
 至也命之所有者
 非為也皆自然耳
 混然無係隨業而
 生至樂者適而已
 適在休中故無別
 形布揮不曳自布

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鶩
 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歎一生一
 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不可待女故懼也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
 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
 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
 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
 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
 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
 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
 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
 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

曾南華經三

卷之三

六

耳出昏無聲所謂
至樂也動於無方
居於窈冥所謂寧
也歿生實榮行
流散徒不主常
隨物變也世疑之
稽于聖人明聖人
應世非唱也達情
遂命言有情有命
者莫不資焉忘樂
而樂足非張而後
備心悅在遠不在
言也有姦氏之頌
乃無樂之樂之
至也悞然悚所故
崇耳未大和也次
急故道迹稍滅矣
惑故愚之故道以
無知為愚之乃至

呂註

樂即道也洞
庭之野廣漠
之處奏之雖人以
天理而美樂出虛
也行以禮義由太
清而建樂居太始
也四時萬物莫非
樂也盛衰文武經
綸之不可亂清濁
陰陽調和之未嘗
矣其声流光于天
地之間然不感則
不樂也求之本末
無首無尾歿生償
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故悞以無
他我以人示之彼
以人入之而已以

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吾又次之以急急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
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夫妖音標
崇音歲

林虜齋云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
般奇特始而悞繼而急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
此三變蕩之精神散也默之口噤也不自得不
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汝殆其然哉言我之
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微猶琴
微也行之建之動作聲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
也禮象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

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
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
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
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
武次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
武倫經流光流暢光彩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
如此流暢光彩若蟄虫將奮而雷發声之時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
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償起所常無窮言
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

人入天則萬變不
 同所謂一者豈可
 待宜其俱也又奏
 以陰陽缺以日月
 則天而已矣其長
 短不常滿谷滿院
 塗卻守神以物為
 量乃其所以為聲
 也揮綽則不制於
 宇宙高明則所以
 為天鬼神守幽日
 星行紀止之有窮
 流之無止唯所示
 而已欲慮之而不
 知逐之而不及目
 窮力屈委蛇故念
 以無它我以天示
 之彼以天受之而
 已吾又奏以無念
 生萬物芸之也林
 樂无形各歸其根
 也布揮不曳動无
 方也幽昏无声居
 窈冥也死生榮實
 散徙無常則不制
 於一矣此舉世之
 所疑而聖人體之
 於起居造次之間
 未嘗離也所謂聖
 者无他達於情遂
 於余耳所目視莫
 非是也則其天機
 而已此所以為天
 樂無言而心悅也
 故李有姦民之頌
 咸池之妙若此汝
 欲听之宜其无接

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
 惧者如此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
 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
 言愈出愈新也滿院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
 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
 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為之劑量言我之作
 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
 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
 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来自然也若有止而
 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
 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
 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戈當是時立於太虛之
 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
 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虛空然乃至於委
 蛇放弛而為汝乎汝唯如此放弛所以怠也儻
 然無心貌也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
 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
 追逐也林樂言林然而樂林林總總無非樂也
 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

而吾之聰不用故
惑之以無他忘乎
人忘乎天而已始
俱故崇次愈故道
卒惑故愚身之所
以載道者以其智
識昭也惟其去
智而愚所以載道
而與之俱也

集註

也默、口不

能言不自得心不
自安也四時万物
言造化之自然盛
衰文武清濁陰陽
言其間動奏流光
其声者言其声流
順而光莹也添此
一句協上韻此即

後之純如也撰正
始作吾鴉之以雷
霆無尾無首言忽
然而起忽然而終
如雷霆不測也一
死一生一債一起
所常无窮而一不
可待當連作一串
讀一死一生一債
一起相為循環常
無窮尽而所謂一
者不可以等待一
或則一生繼之一
債則一起繼之更
無停留伊可遲疑
等待北門成聞樂
如此故生恐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妙之以日月

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窈
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
非實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
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
也問之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天理也遂於命
者盡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机不動謂
耳目手足雖具而聞見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
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及流全一六
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
心說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
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
字紬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壺即是塞乎
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
此是作文之法前言惧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
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
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
意怠而動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
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是禪家作用其
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
已○陸方壺云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
徵之以天行之以礼義建之以太清四句乃

之明雖和而有分
辨即所謂皦如也
其聲能長能短能
柔能剛變化齊一
不主故常皆皦如
之意在谷滿谷在
沉滿沉聲之充滿
也塗卻徒言塗耳
塞目吾之奏樂不
作聰明唯守其神
而自隨物分量所
受以為聲之大小
其樂之聲則發揮
寬綽其樂之名則
高大明顯鬼神守
其幽日月星辰行
其紀各不紊亂吾
止之于有旁流之
于無止或止或流
無常也子雖欲思
之而不能知望之
而不能見追之而
不能及儻然有失
立於四面空虛之
跡倚於楫梧而吟
但竟目勞力屈所
謂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既不可及則
唯見其形象充滿
虛空狀心遂放弛
而自怠矣吾又奏
之以無怠之聲所
謂無怠者調之以
自然之天命也出
于自然如天命流
行也故其聲若混
然相逐叢然並生
林然共樂而無有

卷之十夕篇天運
作樂之本音樂非人
之氣候相為表裏故
以節之則有序義以
禮羨太清者聲氣之
由是而取節焉故曰
地同和故論至樂者
以天理行之董子所
視和思也董子所謂
形和則天地之所謂
萬物匡衡所謂唯和
本也且夫四時迭進
樂之文武倫經象之
一濁高下相濟則如
光彩美哉洋洋乎又
雷連環無尾無首一
循連環無尾無首一
窮而一不可待一即
不可待言變不可執
始而俱吾又奏之以
明則見動靜之相生
將合故能短能長類
氣序之勻調變化齊
如以塗卻守氣之神
塗卻謂塞兌也卻與
然而所以審音律之
以管以定鍾律之短
乎其寬也名曰高明
乎其寬也名曰高明
順於無止言吾之功
之於無所當行止乎
之行乎其所當行止
之而無所履吾影欲
之而無所履吾影欲
之而無所履吾影欲
謂蕩蕩然乃不自得
矣言子既追我弗及
其耳忘其月疾其形
故曰乃委蛇唯委蛇
自竟非思慮所及者
子善體物情只此數
句形容殆妙矣哉妙
矣

音南有聲 卷之十

音南有聲 卷之十

形象即所謂絳如也其布散發作則
 罄久而不留曳其
 幽深昏默則又寂
 然而無聲其動則
 無有方所其居則
 又窈冥其不可
 得而測度或謂之
 死生或謂之冥榮
 但見其行流散徙
 不主常聲於是疑
 之而稽考其說遂
 參考之于聖人以
 為聖人者能達人
 情以至天命此樂
 非聖人不能為也
 此余字與前謂之
 以自然之余相應
 天机不張不將机

樂張說也五官皆
 條五音之所司皆
 條具也天樂者即
 自然之余也無言
 而心悅者不可以
 言語形容而心自
 悟悅也引有姦氏
 之頌以見其聲外
 之妙也汝欲所之
 妙處不可接故疑
 惑也夫惧則精神
 為之森爽若有鬼
 崇然故曰崇怠則
 心力疲竭故弃去
 之故曰遁惑則知
 識昏迷故曰愚既
 愚則可以入道可
 以入道可與並載
 矣

哉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高
 明調之以自然之余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
 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叢生
 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樂之無
 相奪倫如禽獸草木並生並育于天地之間而
 不相害故林林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
 而牽曳之自泯幽昏昏又若無聲而天籟之
 自鳴者故動于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冥榮而
 生者續焉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流散徙
 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
 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
 順於自然之余皆備天机謂元神主宰五官皆備
 不張而五官皆備天机謂元神主宰五官皆備
 言五官之司各效其職映之謂天樂無俟于言
 而心說者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姦氏為
 之頌曰听之不聞其声視之不見其形克滿天
 地包裹六壘此神之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
 無乎不為者人不待以不足謂之天樂不待
 其然而不待其所以然故感故樂始于俱俱則
 樂之德尊次以怠怠則樂之德泯卒于惑則
 樂之德愚愚謂昏昏默然不知其然語樂而空
 於愚則幾乎道矣故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
 踐其首脊蘓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對於宋削迹於

補南華經三註

卷之十夕緒天通

十一

孔子一節

陸註

獨徇祭天解厭之物祭則

棄之禮也若復取而尊之則惑矣惑則生夢生昧夢謂魂識顛倒昧謂目睛虧避今而夫子取先王已陳之名物群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茲非夢昧之一徵而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譬之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原國

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以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祖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祖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林慮齋云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

盛音成數音朔昧音米祖音查柚音由去聲曠音頻

狹推車而之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

是皆不通夫无方之專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人而已无所與焉以之謂无方以故應用无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仰必屬焉求其同於亦造治之為貴耳狹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必由古道必變今倍以求

衣以周公之衣醜人而效西施之贖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于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旁也非職是之故而伊尹篇中重譬喻皆憤世嫉邪極言世道不可挽回之意蓋以慨古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也若真謂帝王之道必不可行之于今則又痴人之前不得說矣

陳註 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

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商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于今今之法其可膠于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款綠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怨天下之人溺于綠迹之弊所以始况以

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也衍筭也蘓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于今世也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也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相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皇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之行是強後徂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

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說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別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昭盛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施之贖贖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為文莫難於譬喻王懼軒邁嘗云平生要自做個譬喻不得才思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前子玄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夢珠云者皆絕聖去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與矯效之端也故

芻狗舟車况况以
桔槔橋袖終况以
後狙好醜迭古今
周魯之不可一也

○孔子行一節

○節註

此皆寄孔老
以明絕孝之

義也中無主而不
止者中心無受道
之質則雖聞道而
適去也外無正而
不行者中無主則
外物亦无正已者
故未嘗通也由中
出者聖入之道也
外有能受之者乃

出耳由外入者假
孝以成性者也雖
由假孝成要當內
有其質若无主于
中則無可以藏聖
道也名者天下之
所共用矯飾過實
多取者也多取而
天下乱矣遽戶狃
傳舍也仁義人之
性也人性有變古
今不同故遊寄而
過去則宜若无滯
而係于一方則見
見則偽生偽生而
責多矣假道托宿
隨時而變无常迹
也逍遙無為有為
則非仁義矣徒其

時移世異礼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
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礼法度期於合時
宜應治体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故當
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礼義當其時而用
之則西施也過時
而不棄則醜人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
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
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
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
於義以游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
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
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此補南齊書卷之三

簡故易泰不貸者
不損已以為物也
遊而任之則真采
也采真則色不偽
矣天下未有以所
非自累者而各沒
命于所是所是而
以沒其命者非立
乎不貸之圃也舍
之悲者操之不能
不慄也无所鑒以
闕其所不休者言
其知進而不知止
則性命喪矣所以
為戮天門弗開言
守故不變則失正
矣

呂註 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而

道非一二三也
之于度數則不出
乎數之中故五年
而未得道分而為
陰陽而道非陰陽
也求之于陰陽不
出乎天字之大故
十有二年而未得
道之所以不可獻
之親告之兄弟子
孫者以中無主外
無正也中無主則
我欲授之而彼不
止外無正則彼欲
受之而我不行物
之有主固有之也
道之在已有其固
有而已莫之有而
有之是中无主而

曾南齊書卷之三

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
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息取與諫教生
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
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
弗開矣虛當

林膚齋云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

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尔
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盡妙即是道不可
傳乃如此發得這般言語中無主而不止非自
愧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所聞于外而其中自
無主非所有得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
所質正也即禪家所謂印正也在我既有好自
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正則可以自行我
無所得又何以印正于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
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于外此謂教人
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
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
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

卷之十外篇天運

十六

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无正也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已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觀而多責道遠則無所不違苟簡則其

求易賄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而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思至生殺入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以正之所以為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

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自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為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尔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名不可多取此說儒者之好名也蘧廬草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終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也不

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費力無費于我也采真采取真實之理也以富為是者以下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歿權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惑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關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

此本門至終三言

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

十六

無所淫者所由出
入也以為不然則
天門不開可知矣

方註 夫道集于虛
而虛者足容

于道也虛則一而
行無不通也故不
虛則不集故曰內
無主而不止不一
則不通故曰外無
正而不行夫集于
內者必行于外所
謂由中而出也由
中出者豈為自外
而受歟以聖人之
所以固守也故曰
由中出者不受于
外聖人不出夫行

于外者因集于內
所謂由外而入也
由外入者豈為不
虛而集歟以聖人
之所以必行也故
曰由外入者無主
于中聖人不隱以
老聃言入道致用
之終始也

劉註 觀而多責言
凡觀乎此者

皆將望而責于我
一不至則前者失
矣一無所鑒以闕
其所不休言于真
理一无所見但關
其情欲之所不休
者以戮民耳

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正而後
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

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故至道之世各循
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名數道之形而下者閉陽謂天地造化道之形
而上者此皆求之于外故久而無得道而可獻
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中無主而不遷外無正而
非苟為聘詞求勝者中無主而不遷外無正而
的有所見止謂居其所而正焉如魯子真積力久
正即就有道而正焉其所而正焉如魯子真積力久
得夫子印証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真積力久
自悟入者自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真積力久
也聖人不出者自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真積力久
而後正之聖人不出者自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真積力久
明百草頭明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
耳何謂名公器也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

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而儻之
己身若夷齊喪名于首陽之下北干剖心于暴
入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者舍止可暫寓而不可
蘆草舍也言仁者舍止可暫寓而不可
以久處等閑窺覷則必愛人之誦責喻知以仁
羨自見于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者備
矣故曰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
宿于羨過而不留不為久處仁者之蘆而推遊
于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復
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簡者易養也謂無出
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養故古者謂是為
采真之遊鑒即寂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
知止是之遊鑒即寂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
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以不知鑒非善保全
之人也故謂天之戮民思怨取與諫教生殺入
者正人所用之器而曲之怨取與諫教生殺入
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于已故循大變
而心無所淫大變謂死生大故心無所淫者毅
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滯也

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滯也
以是人而用是

見老聃節

高註 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

大仁義憮然定尚之以加其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待易行之道也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外者無由得也夫鵲白鳥黑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名忘言忘名者

乃廣耳泉涸而魚相陶濡言仁義皆生於不足若相忘于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言其因御无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 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皆

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嗜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无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

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于道遊之墟若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于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闔影來天門者天門也天門開則蕩蕩無碍而如自在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憮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鵲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

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

音匣 音去 音于 音音

林慮齋云 嗜膚眯目遍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

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憮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總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

曾南有卷

小高天集

九

其自動自立又奚
 傑然若建鼓而
 求亡子和天下已
 失其朴而救以仁
 義無異建鼓求亡
 言以名譽求之也
 但鶴白鳥黑朴之
 自然何所加飾則
 名譽之規無所加
 廣於人之性亦若
 是而已矣魚處陸
 而相响以濕不若
 相忘于江湖之上
 則天下失其朴而
 相响以仁義之濕
 沫不若相忘于道
 術之江湖也龍之
 合而成體散而成
 章未始累於其身
 也老聃以仁義為
 播糠蚊虻則不累
 于其身可知矣

集註
 而動司馬云
 放依也依無為之
 風而動也

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跖鼓于寢門建
 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散之猶負
 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鶴之白鳥之
 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也此二喻最佳黔
 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
 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于天下便有是
 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
 非之喻也魚之响濡其能兌何若處之江湖則
 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
 則上下亦相忘矣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
 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
 可得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
 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嗜合也張而
 不合言無所容言也
 况吾心乎故降道德而不言仁義未始不為心亂
 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且人之稟賦皆出自然
 如鶴之白鳥之黑且人之稟賦皆出自然
 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為辨皆為天下純全之朴
 一有造化則不足為辨皆為天下純全之朴
 士不識其為自然之朴乎為名譽之觀乎名譽
 之觀又奚足廣泉涸則魚相吻以濕相濡以沫
 一何病也道德降則人相尊以仁相尚以義又
 何亂也若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於道德規
 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嗜合也

子貢一節

陸註尸居而龍見不見而自章

也雷聲而淵默當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當之故子貢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為先稱道孔子以為先容敬弟子通而見之也老子自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將何以教我乎子貢平日只知祖三皇而宗五帝

說聞老子卑賤帝王心切疑之首帝為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隆愈遠黃帝以下俱為窳鑿混沌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一謂純一於時太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日宅而無情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是其徵也民有為親殺其結而民不非殺其殺者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

一。民有其親。死而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僭於屬董

情礼往隆于其親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治天下也使民心競爭則和也蓋虞帝尚質故能使民爭則和氣决裂咎徵之感能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辨誰何如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六閔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變謂變其大道為公之心蓋堯舜官天下而禹使家之止干羽之師有卷之政皆在禹時上行下效於是人有謂有機械變詐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于順也殺人者死而殺盜者无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敵備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之人自相駭異而儒墨之徒以此是非非橫議交作机微之心起于家室施于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始有倫

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後所介反種音踵知去聲

林蘧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

而備謁也倨堂居于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啖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更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

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謂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媼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

而今乎婦女夫嬪
人之大始古人作
始自有倫序三十
而娶二十而嫁幼
稚之女本不可責
以人道而今也不
然机微之心偷薄
之倍不言而可知
矣故曰又伊言哉
細味此章身礼記
大道為公一段意
亦相似但說得突
兀驚人若以平易
之心讀之則固未
嘗異也大道無為
之世其政悶悶其
民醇自三皇五
帝以智治國而行
察之政于是乎

上時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行者日
月有明而不能以
察之則上悖日月
之明以為明矣山
川之精居方莫位
今焉用智察無
故而鑿山無故而
濬川則下睽乎山
川之精矣四時舒
慘氣序自如今焉
用智察為先事
之備多未然而防
寒暑不能擅其權
生殺无以施其令
而中悖乎四時之
施矣老子云以智

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
罵了厲蠱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
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
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訛侮而卑
抑之言替亦毒也楚然不安之貌云郭子玄
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殺其殺
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
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
成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
年也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
殺之順也故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
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其弊至于斷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
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也儒墨皆起
以乃百代之弊今之嬖女而上下悖逆者非作

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伊言哉雖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
老子獨絕三王故哉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
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
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
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鷓之相視眸
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于上風鳴應于下風

老子云以智

老子云以智

老子云以智

治國之賊是以其既潛於厲之
尾鮮規之獸鮮規
无考注云小獸也
盖亦多知而害物
者夫以不安其性
命之情者而欲自
以為聖不亦可耻
之甚乎所謂性命
之情无為而已矣
自然而已矣老子
絕聖弃知意盖如
此

孔子一節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况今之人

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鴉以眸子相視虫以鳴聲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魚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鳥孺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

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林鬻齋云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訖知其故者訖知其典故也鈞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咲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

喻也此一段文之盍奇者白鴉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蛉之於蝶羸則非類而以况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遠也鳥鵲孺孺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

舍長而視幼故帝也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矣

褚註

鳥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

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為之主聖人者身化為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

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長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鵲之乳魚之化鳥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坎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者也

毋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弟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同者所以破世倍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陸方壺云奸干也鉤如易七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為彼咲也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

遇也蓋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為喻蓋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鷄以目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是也氣相感者如蠶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經云曾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雄雌而生生言風化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變時之不可止而道之不可戕迹則鳥可以化為感通之本又仰自然而不可戕迹則鳥可以化為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待者以為對蓋亦化之出于自然者正與上文互相發明鳥鵲孺孺孚而生也魚傳沫者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有弟而兄帝母孕弟而兄病也以其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與化為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故老子曰可立也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一節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對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

訂就無所執為也
不妄意云老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若非有之而有也忘而

有之也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无盡而眾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以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呂註 夫山谷平世之士強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已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有所惑是以各蔽于一曲也故樂山藪者徯而不能返仕朝廷者入而

林麓齋云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

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箇故曰末引

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文中最近時好者

熟讀詳味妙象自見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力并兼者之所好

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

林麓齋云 刻彫刻也工善用意以行為尚也為

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能于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直性之自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之然哉豈身聖人同也聖人則无我而已矣夫无我則无心无心則无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于万事也故登假于至道而乃入于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歟整物澤世而非由于外鑠豈為行仁義而脩欤魏蕩蕩而在宥天下豈為立功名而治歟

界貴也宜矣故生浮死休心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礙其中有信而非約不憂无憂寤寐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无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為德之和喜怒倏起滅故為道之過四者皆起于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悲于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万慮而未尝止則鳥喙頃刻而靜於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

亢為高也怨誅憤世嫉和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為修好修潔也教誨之人為師于世也致力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閒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赴出是非之外故與為亢非世者不同態終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也無壘無定止也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也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着之意不思慮不預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樂不係于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

增補南華經三言
卷之十 齊俗意
七六

應萬物之數以為
精神者故若是矣
若是而有於天地
之功者任天行耳
非輕用也化育乃
物其名為同帝言
所育无方同天帝
之不為也純素勿
失并神為一常以
純素守乎至一而
不蕩乎外則真也
精者物之真也并
神為一非守神也
不遠且精非貴精
也然其迹則貴守
之也苟以不虧為
純則雖百行同率
萬變參備乃至純
也苟以不雜為素

則雖龍章鳳姿情
乎有非常之觀乃
至素也若不能保
其自然之真而雜
乎外飾則雖大羊
之齠豈得謂之純
素哉

刻意篇總論

此篇以刻意
余題謂刻獨

其意遠世矯俗
節欲任為天下所
不能為而觀人之
淺已無異乎穿牛
絡馬失其自然知
長德消民始難治
矣故南華歷叙古
人立志各異若夷

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林慮齋云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
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
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
之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
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
流不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嚴所謂閒坐
又不淨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以
此下鬼窟裏所謂默照和禪也天之行也一日

一周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德
即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
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
來生歿本痴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
字寶愛其劍則神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
此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
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
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
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因功久也久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神

增補南華經三言

齊之為亢孔孟之為修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間老彭之為壽以迹視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有無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俾後而至死生謀慮俾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恬粹丹物无忤卒歸于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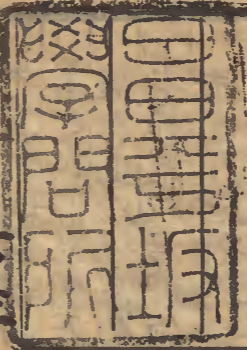
神之功而由以神藏于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為何知而世人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于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于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

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也天倫即天理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野語田野之語循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喚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刻意言養神而有

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以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若不子細為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意○陸方壺云夫眾人失之於動而聖人養之能靜能應常靜常應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生方為不能清此箇學問三家一肯但有靜動靜相於道門更切耳此箇學問三家一肯但有靜動靜相用室之至也况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具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盡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而人生焉其所謂精神即無盡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于五官之府而咸所余于主人故

卷之七

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
之道莫要于守神守而勿失則與天即一即我
更無分別一之精上通于天則與天載昭合而
無間矣然要知一是我是周子曰一故神守神
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為依
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
勞爾形無搖爾精不使之喪失于外也故索也
者謂其不雜于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
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宜乎



真經 三註大全卷之十終

其... 亦... 亦... 亦...

真貴者吾不于... 精以... 天... 亦... 亦... 亦...

